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爲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

毫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
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
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
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
予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
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
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閱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
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
岱山鄒嶧响嘯浯谿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
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
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
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

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
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
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拂庶幾其
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言得之矣於劉君之行也
謹述斯語以爲贈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
名且隳而民告病矣誅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
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誅也
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
誅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
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

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

天子軫念羣黎九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爲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爲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爲談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爲潛邸大兵是佳木大業是基輦轂是遵爲

國家西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爲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

德簡在

帝心者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勲舊著功烈分茅上者公至初視事曰

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于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辭弭然以滁州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兩上之

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躡沓簿書期會取速一特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爲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惟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關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

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誅乎上強不
懼於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
年政成將入 觀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
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
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
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
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
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
同牧者告

潛谿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
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

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
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
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旣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
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
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
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
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
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
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旗斬
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茲智
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
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

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不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彛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比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

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

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于國門至必問公起居

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

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

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爲學

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于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

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

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

今上既追崇

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

先皇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復官之於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

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璉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瀟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誰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

後有賢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

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送左叅議胡公之官江西序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

呈上勅翰林儒臣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慎選在位之士與纂修事而李公至剛以右通政來胡公以道以禮部郎中來王公孟陽以儒士又繼來三人皆浙江人何浙江之多士也未幾至剛陞禮部尚書仍領史事明年夏六月書成上厚賚銀幣錫以重爵以道陞江西左叅議孟陽超授禮部主事尚書公謂予曰吾三人以鄉井之舊同列史館至驩也而以道獨駕部風翔于西江之

上願一言以識別予曰今之布政司古之州牧也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州有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是也然其職則維持侯伯以聯絡天下之勢以恪王度事至簡也今參議布政之亞也位第四職四品贊襄一司之事至重也然上有使有參政政不已出也然判與議必自己始已以為是參政曰非是已以為不然參政曰然為使者必執其兩端而定之若參政曰然使曰不然參政曰非是使以為是則已亦得執其中而用之則參議之職不輕而重也亦明矣然其議必本之以時制參之以舊章不屑屑泥古而不肯于古上以宣

皇風下以合民情平平蕩蕩歸于皇極而已若曰各持已見務為矛盾以私害公事不立失非朝廷設官之意也以道

無是也以道為部郎中且四年其同列皆坐剪斥以道翹翹然不染其難則以道之忠貞正大可見矣且

皇上之所以命近臣而出任方面者重宣德音使內外相聯屬也况江西密邇都邑治化尤所當先也以重臣宣德澤民易從也輔成太平之治在此行矣尚懋之哉是為序

贈醫士潘徐二君序

王達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他適又求鄉里之精於醫未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會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為念故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

可無所報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爲贈嗚呼天下之人非
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爲少矣小人專事妬
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
之氣散往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
不善昧其良心汨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嫉人之長安有相
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
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
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故錄此
以遺之俾往來觀者得以警於心焉

送鄭先生之昌國訓導序

鍾士懋

天下難處之事多矣惟處貧爲甚難天下處貧之人衆矣惟
處之以正爲尤難處貧而能處之以正非讀書行道者無能

焉讀書行道而能處貧以正斯可以爲人師矣吾鄉自趙宋
以來素稱文物衣冠之邦俊人秀士班班輩出不幸與時不
偶而羹藜茹糗者不爲不多有如本忠鄭先生之甚貧者乎
甚貧如其人者亦有之矣其或不堪於清苦而出入小德之
門者不能無之是以如其人之甚貧而處之以正者確乎難
其人哉先生予同里人也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
矻矻焉年四十矣雖魚釜塵甑畧不曾有干求錙銖非所當
得之心蕭然一室學徒數十人惟清坐講授皜皜乎高風勁
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府有新太守廼能聽人道其
甚賢且甚貧也絲是訪之爲屬縣昌國學訓導書幣來猶偃
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於乎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士大
夫窮經覈史貫穿百氏論道理辯古今說政事瀾翻其舌無

少疑滯操觚弄翰爲文章絢如雲錦以之居臯比迪來學綽綽乎其有餘裕然而往往不免失其重者何也以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任以正誼明道之責譬猶建樛屈之木而爲測景之表欲其遠近淺深度數之不惑也胡得焉傳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先生之處貧也不爲不久守身也不爲不正吾屈指於鄉里讀書行道之人有斯人矣迺今居訓導之職表率諸生使諸生於靈臺之地潔清其本原夜氣之存疑激其思慮晝專之接澡雪其汚染他日掇巍科躋臚仕者皆有冰蘂之譽而能誅鋤天下貪婪之徒豈不曰其師之堅苦有所甄陶而然哉予未耄願及見之

贈楊布政序

胡廣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爲陝西布政使受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合士大夫爲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爲心固不以鄉里而爲嫌也某之材誠爲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

皇上旣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矣所貴乎君子者德修於己而信於人不出乎閭門跬步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佞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弗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旣賢之今之爲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與其利而去其害

如饑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加損哉某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敷答稱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將必有異於是因書此爲序以贈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刺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覆載之內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爲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刺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湏周嘗奉命使百夷聞古刺名且知其人素慕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爲之先使歸以聞

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魍魎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卽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燕甚今年夏遣使同讓備方物來貢且請臣真吏

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刺宣慰使賚予有加復

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爲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夫無剛毅則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變則必至於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爲使也今讓以單車從數十人往返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獸縱之夷以宣布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懼能使遠夷知
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發卒治道者異矣傳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讓蓋有焉是行也予知自
古刺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
醪牲實籩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
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愆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
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
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接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杜
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由
始凡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

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
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
天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
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
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
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
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
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
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懼能使遠夷知
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發卒治道者異矣傳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讓蓋有焉是行也予知自
古刺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
醪牲實籩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
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愆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
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
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接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杜
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困
殆凡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

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
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
天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
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
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
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
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
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
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

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飭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爲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叔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來歷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

違闊久矣今於叔振爲同官其亦爲致區區之意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家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修鬚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肴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憇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歡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旣而

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
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
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以誑誤黜

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宣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予為之
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
在已修無所往而不宜况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
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諸君自南京入

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纍

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

諸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
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
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
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
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
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
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
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
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
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
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

有善政令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具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恤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

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亦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淡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

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

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
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
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
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
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
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
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

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
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
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
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
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
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茲屢矣是以謹
序於卷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
 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光
 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求樂中修
 高廟實錄慎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
 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

太宗

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
 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然
 有聞於天下今去為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

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為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蒞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既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為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率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賒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

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淮

惟我

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馬求樂已五車駕巡狩北京

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

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

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戆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

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

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論十年懲艾之

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

遇

今上皇帝即仁覃恩肆赦臣准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藁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固圉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

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中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

各二批云平哉

徐蘇傳序

胡澱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為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樓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

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况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入已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乎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棲碧李氏也刊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

寶位明年改元洪熙 諭廷臣若曰惟

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

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子嗣大歷服仰遵成憲鳳

陽

皇陵金陵

孝陵 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

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既暨宮僚簡俾以從廷臣奉 詔惟

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

林羣公賦詩祖餞徵子序惟天啓

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

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

其人斯克翊於善

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深儒者平居以致君澤民爲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

正諭以副

聖天子簡俾爲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聘中原歷覽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爲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

以名進士入翰林爲史官爲講官臣歷事

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

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爲職業未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

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今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

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帥有司憲相頡頑有守令百執

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

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

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

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而其要在

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別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下之人

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黽勉

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己爲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爲別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鑿皆爲

上御鑿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 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與蔣君接迹而竝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谿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

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益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爲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鑿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爲靜學齋詩喜而爲之序旣以旣蔣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

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風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詵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田
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目
石子之心也因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享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 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擬於王者今其宮旣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

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園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天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

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表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輒為其毀辱構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甚

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拔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興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邛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卽圖爲世用後罹元季兵興浮沉里閭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爲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爲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覈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士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曝茅簷涼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晚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

臥治况當盛明之時爲士者孰不以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効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某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爲鄉文人沒爲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遊且相知故本其心爲言以贈之而并廣或人之所見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汛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歷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卽今侍講正學方先

生也紳時駭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爲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

今天子卽位首召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學好古爲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愨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召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別因爲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爲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復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爲學豈異是哉是故

讀書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躬者極其精緒內者極其克於是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成矣况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以輔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爲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

行部尚書朱公聘之爲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事而車駕適自北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是子與曾君子啓實被命朱公因以員額爲限凡所聘取六人例減以就額考試官二人改爲同考官而秉德與上蔡學教諭程某改爲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丙寅撤棘秉德將辭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以歸庶幾可以藉予之口也予聞而心慚無以復於秉德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誠厚矣然而時有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不獨先生爲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爲其鄉推舉對策不合竟免歸公孫旣不以爲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

再推而對策 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爲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苟無愧於已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進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蓋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爲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于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爲治也欽順天心敷章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於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趨善者翕然興起帝念所以致若是者寔由繼承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

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密之地 命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共事繼獨愚陋無以少副

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 皇上嗣位治隆 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林而楊公預執 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例歸新城謁祭先隴而展其誠孝飲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可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爲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敷彩於文辭以飭 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送之

晦庵詩抄序

吳訥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追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闡淵明之閭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冲遠古澹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

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于感興諸詩得二百首真于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沉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悔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爲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况乎閨門之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

德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粹成篇客或謂予曰女子以柔順爲德而以剛暴爲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鬪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苟且之間蓋有失其貞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爲剛惡也予之所用爲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

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爲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
言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

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
縫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爲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俛
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爲榮於諸士子則爲可惜閭巷火伍之
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太學諸
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
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柰何猶相與言
於

上曰祭酒李某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
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爲十題命
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爲贈

上亦眷愛之不衰 詔兵部爲具舟 陛辭之日賜鈔一千

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
序別大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爲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
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
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爲之廢業
莫不嘖嘖稱美以爲榮至有爲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
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先生獲乎上下
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爲先生榮哉他日良
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

爲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
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逭負乘之譏而遽舍
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爲
序而道之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四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民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
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
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
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
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
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爲得計趨公門取利爲能事而於問
學則漠然畧不加意彼皆沉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
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
敦實務德紹烈克庠校弟子膾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

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諂縱怠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
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
寇著聲於時擢淅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羨
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
其謹而不自流蕩為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
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
以其行之篤受職為大縣其往也必持已守正善其政以惠
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
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
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為人故為道之以贈行且以
示鄉人焉

送王世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
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
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啓沃其賢簡在
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
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為刑部侍郎大理丞廖莊為少卿又
以功叙為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
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
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
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

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為詞林之重
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
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為具瞻而知

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幄而予以迂疏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蓋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事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徵能言者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

海淵與

楚府以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

言先生博學而古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

文章獨追古作其有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

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

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

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

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

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

大疑眾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眾莫不懼

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

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

出於公不以恩讎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

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灑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

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國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容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拔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爲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

天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東鹿王君千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陝西按察使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賜

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 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
與要言以爲贈蓋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明試於
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群士之右及對制策褻然高第同升
之士多以爲莫能及超拜御史沈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
以私理民之訟簡赦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
求情增詞以成罪郵罰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爲名
進士居官爲材御史固宜出入 禁闥侍近 廷陛蹇蹇譎
諤揚憲軌做官邪爲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
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蓋陝西壤地闊大政務浩煩而
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
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然郡縣邊鄙
之吏民蕃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頌羨帖然而懾服相

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 國家任使之得其人斯無負
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因贈
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蘄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
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
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蹙然
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惟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
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
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鶴鳴况
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

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謹等一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比自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約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立息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

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一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大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然天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其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御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悃徹聽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及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棧樸青藜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惟初倡議
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泚穎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弗
篤慚負聖門師道岌岌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
珎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
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關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明其
事體益熟其於建勲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永樂間
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取後又陞戶科左給事中
宣德五年被舉出爲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
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宦得 命還任工部主

事趙

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

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奚贈爲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爲
君嘿也方 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
科出納甚嚴且密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
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
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候不
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夷風又殊未
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夷心而後來還於戲
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
師不遠風土旣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
翕然稱治而况君乎况君爲之已有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
易治歉歲則難爲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

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
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
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
而置之衽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除陽軍兼揚州府太
守入爲同考官予忝廁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楊
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敎國子生文
章德行之大槩體用蓋彬彬然比承乏詞垣載筆兩京徃來
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
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直
而治效固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 上命司文衡京師則公

適考滿來京登剡幣聘相與同寅校文圍棘房語次歎洽
則知其純正之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益如
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嘗况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
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
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
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諤諤
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
儀鳳師師未嘗鷲獬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蓋
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異豈非公有焉方今
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 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
海宇而旌別淑慝玉石已粲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
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

舊咸來徵文予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爲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予友王韋菴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溝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膊禱于神謂醫藥之無不至疾

問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據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所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繫鼎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樞本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

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 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莅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朔者聽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 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今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獻可之姍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故因璫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渾之龍巖人登甲申進

士第博學善屬文章菴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况不學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文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笈簿

書者得資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爲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 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薦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檄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四

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爲大言無實之儒牽制掣肘以貶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子家并給寶楮以行於戲 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鬱之心曷由紓乎况 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

也茲蒙 恩異縉紳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
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
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
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爲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
難遂不及仕而其愛 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
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
古者士大夫依致恒處閭塾以爲子弟師 聖諭所云得不
欲褻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爲之幸者令子承方
膺薦登仕途謹報稱之心所以爲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
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竟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循

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爲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於是
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謀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
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
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
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
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
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文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
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
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
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
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旣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
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文章論薦竟

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
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爾書幣帛往聘於
其廬既至京師 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卽拜左春坊左諭德
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
職固辭 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
復 賜之爾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
月供廩餼魚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
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
相尚而使貧夫廉懦夫立爲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弱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
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
曰小補之哉予旣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
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
者乞予言以贈嗟夫子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
不能已焉耳是爲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
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
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爲堂
欲常自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賜之一言
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徵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
地塋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
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爲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

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爲祠祭署丞
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爲奉祀京復繼爲祀丞率皆淳雅端
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雖繼爲祀丞乃以世德名堂
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
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
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
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
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纒
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參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鏞

給事中黃門職也方今 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
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 國家之
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
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 廷
聖天子往往虚心聽納而當時仕于 朝者亦皆知其爲公
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僻之心其爲清且要蓋如此也予
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盛其一休寧
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
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
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
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
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

有參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子方資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爲非是以謂方今明天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爲重二君皆簡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既平日切切以爲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爲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子奚遽戚戚其去哉子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爲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

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恭臣正臣似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
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太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
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
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
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
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体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
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
諸士子荷 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
行見對於 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
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
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
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
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猶
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
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
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
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
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
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
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攻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

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
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
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决志哉嗚呼孔子不
以仁許人而獨以許般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
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
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隄
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
其在公平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
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
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
首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

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
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
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
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
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
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
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
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
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
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

卽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爲文而求成音者詩也苟詩書並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卽肆力於古學爲士林所推重旣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于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黌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開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余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以予卷以其所自號名

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可知其政况今日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沉酣詩書之府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冢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

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林泰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脩鹽山王公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首時與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巋然信乎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最久於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風耳為民者首乎達其情也公家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

邈然不相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况以一身綱紀乎百司振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內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

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之耳於是端表儀以帥之推所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係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脩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爲稱首一日朝廷詔大臣議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覈其人皆伏罪權貴爲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曰吾之所以教人率人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迺兩上章始得請以行時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

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爲過是非正己者不能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曾凡正己以正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爲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揚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足爲世重者爲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

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
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
正者也汝楫將鈔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工夫子使之繼
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
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
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
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
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
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
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
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為文之至
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
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恠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
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
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劉
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
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
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

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
驗事益彰聞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
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
與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
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
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
東叅政鉞瀾江副使鈺相與類集公文錄梓以傳屬時序之
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
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
恠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
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靡日月與寒暑者俱運而無窮其所
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子

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
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
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
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
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
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 國朝仕
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而繫之蒲山
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
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為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
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

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
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
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
遷至翰林侍讀學士侍 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
子祭酒與詹公同末公瀟俱乞歸既行復 召還

上親御奉天門賜宴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
法者陷於誣以死既而 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葬

武昌特賜諭祭諸王亦致祭焉觀 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
始而不替則其賢既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

繫其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
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唐而

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 國家之盛也
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邪
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揚州府通判以廉
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
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灝與
國人共殺琮以 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
使往冊灝嗣為安南國王使 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
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
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徃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卽首伏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爲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卽 文皇帝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 皇上光昭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待從之良副是行

知海濱酋長當 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爲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於是旣書此爲序復爲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維 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異斯 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爲獫狁勿爲鬼方爾惟虞芮暨爾越裳使車闐闐恩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爲我謝焉

大學要畧序

洪寬

大學要畧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丞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

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
吾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
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
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
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
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胡元聖
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覽聖經
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
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這便
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
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

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蘊哉是
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

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

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
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龔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
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鑿官而觀聽者亦
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覽叨領郡寄學校所嘗
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 孟剛京曰陶 茂各捐俸錢
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
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
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
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寬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

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

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謔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言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

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於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栝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如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醕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退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欬字不成行列甫

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

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寺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

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

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負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

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

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

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猷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
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
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
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
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
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
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夕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
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也附

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宮守候
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
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列風中幾
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
日忠宣方以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
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
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刻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
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二賢之見殆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
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
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
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
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臯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裏鮪尤爲佳絕濂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須谿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負然不侔鄙陽劉彥昇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僞之辯固自有異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贅論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者不得不辯

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叅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

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吕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吕氏者魯公之孫約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卽孰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右

皇明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鑑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叙述宋太祖太宗功

業之盛爲宋鏡歌傳誦縉紳明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錫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卜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泯泯乎如在短簫鏡鼓間不知其爲衰頹也

范賢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

公卿之薦引爲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卽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雲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糜於世之塵鞅故於未習之襍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

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太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

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

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免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恠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又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

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
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
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
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
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
非街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
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
不可以虛作也古之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
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
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畫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成謝萬之語可以知其
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
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脩之功畢始藏事蓋以遂事
爲之也廉還白于 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秦
對之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
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韙之謂廉善爲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也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
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八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
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
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
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
徃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
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
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
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
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
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
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

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誣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此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

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夫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夫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夫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夫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為人子者 當知孝之理 夫孝者 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

